

田野

← (上接7版)

垫在下面。如欲弄清其历史的变迁,就需将有些石头吊起,将下面的石头取出进行整理和拼接。这个工程量会非常之大,这一考古季是无法实现了。

晚饭的话题是与高先生话别,虽然明天他还要上工,因为他的航班是晚上的。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的工作已近本季尾声,浮土与野草的清理只剩下将土运走了。埃及工人们的工作很卖力,工头跟我说:他过去跟法国考古队干活,人手比这次多一倍还要多,一个月没干完。而中国考古队所用时间很短,却把这么大的工作量完成了。不知道他是赞赏中国人的务实呢,还是迂回赞美他们自己的能干呢。埃及人不怕脏,且很专业,他们大多都是靠考古挖掘生存的。但老板不在也一样会磨洋工,中国学者的专注与效率观念应该是做得快的重要原因。埃及人说中国人最有效率,比较的对象大多为欧洲各国的考古队。地中海勾连起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新月形沃土于地中海东岸将两河流域与埃及融为一体。后来的希腊罗马继续其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然而,多年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学者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这些民族都很会享受生活,甚至在我们东方人眼里有些懒惰。但我不敢说地中海孕育了文明,也孕育了懒散。

有一点考古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考古术语——探方,特别是田野考古。在一般人心中,还没有拉线划格,真正的考古工作就不算开始。尽管我们第一期的工作是地面清理,但试挖的探方还是确定了几个。但我们不能深挖,仅限于挖到

70年前法国人的工作面。70年对于古代埃及久远的历史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法国人的痕迹也只会具挖掘开始的参考价值。然而,时间虽近亦是历史。这让我突然想到了古埃及神庙墙壁上很多地方刻下的希腊、拉丁甚至阿拉伯文的涂鸦,一边为古埃及文物遭到亵渎而惋惜,一边又为这些涂鸦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而庆幸。没有这些乱写乱画,我们怎么知道千年前埃及就已经是文明世界的一个游览热点呢?这些涂鸦已经成为文物遗址历史中的一部分,是不可以随便清理掉的。

于是想到了若干年前古埃及神庙“xxx到此一游”的中国小孩儿的涂鸦引起的轩然大波,谴责声、追讨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人肉”了这个孩子。这是时代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可我们有谁知道众多古埃及神庙中的拉丁文是哪位罗马人留下的痕迹吗?这些涂鸦者无论是他还是她,被罗马全社会谴责过吗?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道。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这些能够去埃及的人恐怕也是罗马人中的少数,多半不是来自社会的下层。涂鸦完毕回到罗马,他或她会吹嘘此事:我将随古埃及神庙的屹立而永恒!果不其然,他(她)们的文字永恒了。永恒的方式不止一端,可以攻城略地,可以著书立说,但两者皆无法实现,就只留“到此一游”一途了。与永恒相关联,伴永恒而传世。可也得生逢其时,否则就只落得人人喊打了。当然,只要有本事将“xxx到此一游”不被人抹掉,千年之后必成文物的一部分,时间往往比声势更有力量。法国人70年前做了什么,现在由我们来记录。希望我们今天的考古工作不是由后人来揭秘,而是正大堂堂地公之于世。

高先生回去了,先从卢克索机场登机飞往开罗,然后从



神庙主庙中间的建筑保存得相对较好



尽管第一期的工作是地面清理,但试挖的探方还是确定了几个



十分专业的埃及考古工人

开罗出境飞回北京。担心一件事情,出境会遇到麻烦。因为高先生为了方便,来埃及用的是因私护照,落地签证。而落地签时间是一个月,高先生已经超过了这个期限。但后来传来消息,埃及海关根本就没管签证的实效。穷困的埃及啊,只要有人去旅游为其带来收入,滞留多几天还值得计较吗?

2019年1月16日
星期三

拉土,装车,运走。这两天的工作有些乏味。

3D建模还没有开始,拍照工作恐怕需要一些时间。考古的拍照是需要一个恰当的时间的,因为光线照射的角度不同,照片的清晰程度会受到很大影响。3D建模对于我这个并不是专门搞考古的学者来说还有些新奇,如何调试相机,如何确定三个平面的拍摄角度及坐标,最后又是如何在电脑上生成,都很好奇。但是,孟图神庙的3D建模工作另有人做,我还是考察我的神庙各处留下的铭文吧。

神庙主庙中间的建筑保存得相对较好,应该是第十八王朝阿蒙霍泰普三世的建筑,主庙神殿四周墙上与门柱上的铭文中都有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登基名内卜玛阿特拉(GF)。今天仔细查看了一下阿蒙霍泰普三世神庙围墙上的一圈文字,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神庙上的文字文体相同,除了法老的名字不同,祭拜的神祇不同之外,

其他语句大多雷同。这并不奇怪,庄重的文字不能乱写。

文字从正中分开左右刻写,左侧文字从右向左刻写,右侧文字从左向右刻写。中间分离标志一般为一个“𐦏”“昂赫”(生命),这是神赋予万物的东西,所以在出现神的身影的时候,大多数神会手执生命之符。神旁出现的文字也必有一句经典“台词”——“𐦏”“赋予生命”。但此处是否也以这个生命符号为界将两侧对称的文字分开却不得而知,因为正中之处恰巧被凿掉了,在墙上凿出一个1米左右宽、80公分左右深的规整凹陷,大概是后来修建神庙者在此镶嵌一根方形立柱所凿。敬神的文字大抵都是相似的,此处却有不同之处。左半侧的文字中居然读到这样一句话:“金荷鲁斯神,势之大者,亚洲人之打击者,……光之主,像阿吞神之脸,(爱琴)主导之悦者……”这样的文字在埃及的神庙中并不多见,除了阿蒙霍泰普三世的儿子,宗教改革家埃赫那吞,其他法老无人这么崇拜阿吞。由此亦可见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并不突然,他的父亲就已经是阿吞神的崇拜者了,只是没像其子改名、迁都、独崇阿吞走得那么远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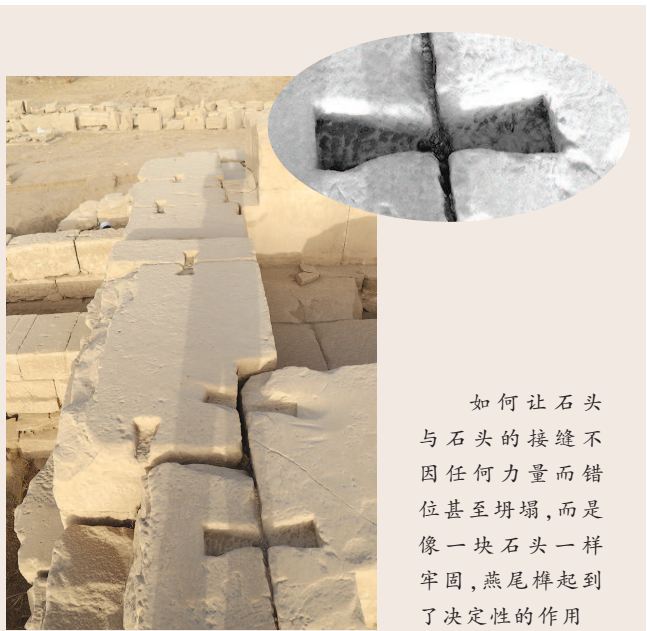
其实阿蒙霍泰普三世崇拜阿吞神不唯此一证据,从他的称号中就可以看出。阿蒙霍泰普三世称号不少,但其中有一个称号被频频使用,即阿吞侏侏(Atentjehen)“阿吞神的光芒”。为什么阿蒙霍泰普三世与

四世这么崇拜阿吞神,甚至不惜公然与新王国的主神阿蒙神为敌呢?猜想有很多,实证有难度。但还是那句话,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的广告词: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学生们吧。嘿嘿。

另一处有趣的地方仍在凹陷凿缺的左侧。在中间凹陷凿缺与左侧墙角之间,还有一处遭到后人破坏,在铭文上打磨出一块浮雕“石碑”。此“石碑”雕刻书写得并不完美,不像阿蒙霍泰普三世文字刻写得那么深切漂亮,对比而言,只是非常浅的匆忙之作。其让人觉得有趣之处并不是浮雕上还保留了些许的颜色,而是在完好的神庙墙壁上生凿出一块“石碑”的是何许人也。法老的神庙,神圣之地,不可以亵渎,敢在此地雕凿者绝非等闲之辈。既非等闲之辈,就有能力自己建造神庙,或者至少募用神庙,将别的法老修建的神庙中的法老名字凿掉刻上自己的名字。但此处的情况显然都不是,矛盾的地方在于这位“破坏者”既有募用破坏的身份又无叱咤风云的能力。这位“破坏者”是谁呢?

王名虽不清晰,字迹尚可辨认。“中王座之主,拉美西斯;普塔赫神所选定者,曼玛阿特拉”——简单地说,就是拉美西斯十一世,古代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位叫拉美西斯的法老。确

(下转9版) ➔



如何让石头与石头的接缝不因任何力量而错位甚至坍塌,而是像一块石头一样牢固,燕尾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